

红四军三打龙岩定闽西

■刘云华 罗俊仁

史说新语

1929年5月至6月，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在毛泽东、朱德指挥下，对闽西龙岩国民党守军发动三次进攻战斗，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，肃清当地反动武装。此战实践了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的游击战争战术，成功运用诱敌深入、集中兵力歼灭战的战略战术，大大推动了闽西地区的革命斗争，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，也为古田会议在闽西顺利召开提供了可靠保证。

一打龙岩，即打即撤诱敌

龙岩地处九龙江上游的雁石溪左岸，是闽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这里地势险要，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的重镇。当时盘踞在龙岩、漳平、宁洋一带的，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。

1929年5月，粤桂军阀间处于临战状态。闽西龙岩的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主力，配属驻漳州的暂编第1师南进广东潮汕地区，准备参加对依附桂系的粤军第5军的作战，直接造成闽西兵力空虚。红4军前委敏锐抓住闽西地区敌情变化，决定率部立即进入闽西，歼灭敌第1混成旅留守部队，发展闽西的革命力量，创建闽西苏区。

5月中旬，红4军离开瑞金，经灌田、新泉，于22日进抵龙岩小池。根据当地党组织掌握的情报，确定驻守龙岩城及其近郊的为敌第1混成旅的2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。红4军前委决定，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，攻占龙岩。

当天夜里，前委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军事会议，研究攻打龙岩城的战斗部署。会议决定以第1、第3纵队从正面进攻龙岩，第2纵队从左翼迂回至龙岩城北山，进行包围突击。

23日晨，全军完成攻打龙岩的战前动员，各部按预定方案分头行动，借着晨雾悄然向龙岩城进发。7时许，第1、第3纵队迅速推进到龙岩近郊的敌前哨阵地龙门圩，突然向守敌发起猛烈进攻。驻守龙门圩的敌前哨营毫无防备，被红军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瞬间阵脚大乱，不少人还没摸上枪就成了俘虏。

龙岩城内的敌军旅部得知龙门失守、前哨营被歼，慌忙调特务连赶往城西堵截，妄图凭借城防工事阻挡红军攻势。可不等这股敌军完全展开部署，红军的前锋已经冲到了龙岩城的西门和南门，密集的火力直往城区方向压来。敌特务连见状根本不敢接战，刚照面就望风而逃。红军指战员顺势发起冲锋，一路追至龙岩城下，紧接着展开了激烈的攻城战斗。

第1、第3纵队率先从西桥突破城防，穿过五彩巷迅速向城区纵深推进；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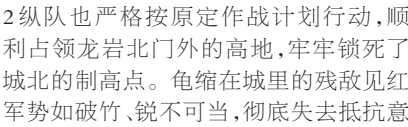


八路军山东纵队使用的“老黄牛”重机枪。 资料照片

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，珍藏着一挺功勋重机枪——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武装屡建战功的马克沁重机枪，八路军指战员还为其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“老黄牛”。

19世纪80年代，为解决战场上手动枪械射速慢的难题，以火药燃气为能源的自动武器——马克沁重机枪正式问世。它可自动完成连续装弹、发射、退壳，一经推出就展现出强大的杀伤力。我国从1888年开始引进并仿制该型重机枪。1934年，金陵兵工厂按照从德国引进的马克沁机枪图纸进行生产，于1935年定型，以民国纪年命名为“民二四式”马克沁重机枪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这挺功勋重机枪就是这一型号。

我军获得这挺重机枪，源于一次特殊的机缘。1938年2月，中共蓬莱县委组织武装起义，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第2路军。成立之初，部队武器装备极度匮乏。为补充装备，起义部队进入山东蓬莱原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老家



2纵队也严格按原定作战计划行动，顺利占领龙岩北门外的高地，牢牢锁死了城北的制高点。龟缩在城里的残敌见红军势如破竹、锐不可当，彻底失去抵抗意志，纷纷放下武器缴械投降。残敌从东门向漳平永福方向逃窜，战斗至此宣告胜利结束。此次战斗，红军击毙敌90余人，俘敌营长以下300余人，缴获各种枪500余支及大量弹药。

为彻底肃清敌第一混成旅主力及其残部，同时在龙岩、永定一带迅速发动群众，铲除地方土匪与民团势力，红四军前委决定主动撤出龙岩城，以这座空城引诱敌军主力“回巢”。当日下午，红四军主力撤离龙岩城，进驻龙岩与永定之间的坎市地区。

二打龙岩，克城造势调敌

5月26日，红4军挥师直取永定。守城的国民党军暂编第2旅一部无力抵抗，弃城退往上杭。此后，红军转为短期分兵发动群众，帮助建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。

此前逃窜至永福的国民党军残部，见红军主力退出龙岩城转向永定、上杭一带活动，便趁机窜回重占龙岩城。中共龙岩县委当即发动四乡农民配合赤卫队，对困守龙岩城的敌军展开持续包围与骚扰。龙岩守敌孤守空城，日夜惶恐不安，接连向远在广东的旅部发电告急，催促主力火速回援。为配合龙岩群众的斗争，同时引诱敌主力尽早回闽，红4军命令第3纵队协同地方农民武装，于6月3日从坎市出发，二次攻打龙岩城。此时龙岩守敌早已在农民武装连日

袭扰下筋疲力尽、寝食难安，面对红军的凌厉攻势更是不堪一击。敌军刚一接火便全线崩溃，残部从东门仓皇出逃，再度往漳平永福方向窜逃而去。

战后，红4军前委料定敌主力即将回援龙岩，遂决定避其锋芒，主动撤出龙岩、永定两城，转兵向上杭白砂发起进攻。

白砂位于上杭东北部，是扼守龙岩的交通要冲。6月7日，红4军分三路突袭白砂，歼灭敌暂编第2旅一部，随即又乘势攻取上杭东北部旧县、南阳等地，基本肃清了长汀、连城、龙岩、永定、上杭5县交界处的地方反动武装。为迷惑敌军，制造红军向西退却的假象，诱使敌主力回师龙岩，红4军于6月中旬进驻赣南要道上的连城新泉。部队在此一面休整，筹备三打龙岩以全歼敌第1混成旅；一面发动新泉及周边13个乡的农民暴动，巩固后方基础。

三打龙岩，围城聚歼顽敌

短短10余天，红4军两次攻占龙岩城，使前向东江的敌第1混成旅主力十分惊慌，匆忙回援龙岩城。

为进一步麻痹敌军，红4军只派出零散小队部队在沿途与回援之敌接触，全程采取且战且退的战术，一步步将其引诱回龙岩这个老巢。敌军旅长陈国辉见红军始终不与自己正面交锋，便认定红军实力弱怯敌、不堪一击，愈发得意忘形，趾高气扬地带着全部主力开进龙岩城。敌军入城后立刻大摆排场，举办所谓的“庆祝祝捷大会”，还下令全军放假3天，纵容官兵在城内寻欢作乐，整座城池的

百战归来沐荣光——八路军山东纵队“老黄牛”重机枪

■高 爽

吴家大楼时，收缴了长短枪100余支，并在地下室发现这挺“民二四式”马克沁重机枪。该枪由枪身(含身管与自动枪机)和三脚架两部分组成，全长超过1米，重近50千克，口径7.9毫米，理论射速600发/分钟，采用经典的水冷式散热设计，包裹身管的黄铜注水管格外醒目。

1938年10月，抗日救国军携带这挺重机枪在山东平度大青阳一带阻击日伪军进攻，战士们用它向敌人猛烈扫射，先后击退敌军3次猖狂进攻，毙伤敌200余人。依靠这挺重机枪的持续火力压制，我军从早晨激战至傍晚，直至部队安全转移。损失惨重的日伪军撤回驻地后许久不敢轻易出动。大青阳阻击战是胶东抗战初期我军首次大规模阻击战，部队初试锋芒声威大振。战后，大家结合这挺重机枪持续作战时间长、可靠性极高、枪身黄铜散热管呈暖黄色的特点，给它正式起名为“老黄牛”。1939年，该部队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，“老黄牛”重机枪也归入八路军战斗序列。

1939年3月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支队一部带着“老黄牛”重机枪参加攻打招远伪军的战斗，先后在罗山、石板丁家一带伏击伪军胡大熊团，又用重机枪掩护突击队攻入招远城，击溃伪军刘黑七部，同时在城外阻击黄县方向来援的日伪军。此战我军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，缴获长短枪近300支。

1940年12月下旬，因汉奸地主告密，携带“老黄牛”重机枪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5旅第13团团部，在掖县上庄宿营时，突遭日军包围。我军在战斗中损失惨重，重机枪手牺牲，“老黄牛”重机枪也被日军夺去。得知“老黄牛”重机枪落入敌手后，本已冲出重围的官兵，立即杀回村来，经过激烈战斗，把“老黄牛”重机枪抢了回来。“老黄牛”归队后，第13团官兵把它当作珍贵的“宝贝”精心维护，让它继续在战场上发挥作用。

在数年的对日伪作战中，“老黄牛”重机枪和官兵们一起拔碉堡、夺据点、歼日伪，第13团也以“老虎团”的威名威震胶东。尤其是1942年3月29日，第13团在招远华山主峰的仰光顶与日军大岛部队狭路相逢，双方展开殊死搏斗。“老黄牛”重机枪在阵地上持续喷射火力，打得日寇丧魂落魄。这场血战粉碎了日军对平(度)招(远)莱(阳)掖(县)边区的大“扫荡”，极大鼓舞了胶东军民的抗战信心。当地群众还专门把这场战斗编进抗战歌曲传唱：“胶东有个13团，作战真勇敢，仰望顶一场血战……老黄牛咕咕地叫，迫击炮轰轰地炸……打死打伤日伪

守备完全松弛下来。

红4军前委在对各方情报完成细致研判后，认定彻底歼灭该敌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。经过周密筹划部署，红4军于6月17日从新泉出发，18日下午进抵龙岩城郊的小池，随即召开军事会议，敲定第三次攻打龙岩的具体作战方案。其中，第1纵队协同地方赤卫队，在西山、下洋之间的新官岭集结，负责从城南方向发起进攻；军部直属队和第2纵队沿龙门大路推进，直扑龙岩城西门；第3纵队经山塘、铜钵、赤坑后兵分两路，一路绕道蒋武村插至东门外，埋伏在东郊东官山一带彻底切断敌军退路，另一路直插北门，攻占城北的松涛山制高点。各地农民暴动队在黄竹坑集结后，同步配合红军主力参与攻城行动。

19日凌晨，各纵队按预定计划出发。时值小满前后的多雨季节，夜黑如漆，山道泞滑，崎岖难行。但红军士气高昂，不畏艰辛，各部都准时抵达指定作战位置。依托当地扎实的群众基础，沿途消息被严密封锁，当红军把龙岩城团团围住时，城内的敌军毫无察觉，还在睡梦中。

拂晓时分，战斗在城北率先打响。第3纵队立刻向最高亭的守敌发起猛攻；第1纵队从城南方向快速突进，一举拿下莲花山石锣石鼓阵地，随即从南门破城而入，直扑中山公园，迅速夺下敌军核心机枪据点；几乎同一时间，军部直属队、第2纵队和农民暴动队也从西门突入城内，直奔陈国辉设在城中的旅指挥部。

红军和农民暴动队攻入城区后，城内残存的敌军依托街巷民房负隅顽抗，双方展开激烈巷战。考虑到我军武器装备相对简陋，硬冲硬打会增加不必要的伤亡，红4军指战员灵活采用“穿墙掏洞打老鼠”的近战战术，贴着民房墙体逐段推进，一点点把分散顽抗的敌人压缩到城内几处大院之中。

经过数小时激战，被打垮的敌军纷纷朝着枪声稀疏的东门方向溃逃，刚冲到城外就遭到埋伏在东官山的红军迎头痛击，彻底溃不成军。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，走投无路的1000余名敌军放下武器缴械投降。至当日14时许，战斗胜利结束，红4军第三次占领龙岩城。这一仗，红军共歼灭敌第1混成旅主力2000余人，缴获步枪900余支、冲锋枪4支、重机枪6挺、迫击炮4门及大批军用物资。

在红4军二度入闽的近1个月时间内，毛泽东、朱德领导和指挥红军，巧妙地利用军阀混战、敌人内部处于分裂状态的有利时机，“分兵以发动群众，集中以应付敌人”，接连取得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，顺势攻克永定、白砂、旧县等多地。土地革命的烈火迅速在龙岩、永定、上杭、长汀、连城等地燎原而起，连片的赤色区域接连形成，彻底打开了闽西革命的全新局面，以龙岩、永定、上杭为中心的，覆盖连城、长汀、武平各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由此初步成型。

在陕南这片红色热土上，曾留下一段用热血写就的传奇：共产党员陈锦章一家三代十一口人，抛家舍业追随红军队伍，义无反顾投身革命，踏上漫漫长征路，历经无数生死考验，最终仅有一人抵达陕北。这段以生命和热血践行家国大义的悲壮征程，让长征一家人的感人事迹，成为陕南大地上代代相传、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。

1899年，陈锦章出生在陕西省宁强县烈金坝。1923年，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，次年转入上海艺术大学。当时的旧中国，怎会让人安心画画。五卅惨案的血、南京路上的枪声，让陈锦章毅然放下手中的笔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26年毕业后，他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，暗中开展革命工作。1927年春，陈锦章在秀峰观建立起陕南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大安小组。10月中，陕南特委成立后，陈锦章在特委书记领导下，于同年11月在城关镇金家坪建立了中共宁羌支部，创办了光华复习学校，以传播革命理论。

1928年4月，中共陕西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，反动势力随即在汉中全境大肆搜捕共产党员，中共陕南特委的活动被迫中断。彼时正在宁强开展工作的陈锦章不幸被捕，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，暂避于四川。1929年夏，陈锦章秘密返回汉中，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以教师为公开身份掩护，持续开展地下革命活动。1930年11月，在陕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进程中，陈锦章当选为中共陕南特委委员，同时担任汉中教职员党支部书记，牵头领导当地左翼教职员联盟的革命工作。他主动将自家住所开辟为党的秘密活动点，陕南特委多次在此召开会议，编印各类秘密文件与革命宣传品。1933年秋，因叛徒告密，国民党特务密谋对其住所实施包围搜捕。陈锦章察险知情后，第一时间将全部秘密文件、宣传品妥善藏匿于地板之下，随即镇定落座伏案作画。待敌特闯入后反复搜查，始终未能获取任何实证，虽无奈将其拘押带走，最终因查无实据只得放人。此后，国民党当局将陈锦章列为“共产党嫌疑犯”，明令汉中各校一律不得聘用其任教。失去教职的陈锦章，靠卖画筹措革命活动经费，持续开展革命斗争。

1935年2月，红四方面军先后攻克宁强县城、阳平关、大安等地。3月，红



陕西省汉中市宁强县陈锦章烈士故居中“长征一家人”雕塑。 资料照片

《六韬》——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

■熊剑平

中华兵典

《六韬》又名《太公兵法》，是中国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兵学经典，相传为周初太公望(姜子牙)所作。今传世本共60篇，近两万字，分《文韬》《武韬》《龙韬》《虎韬》《豹韬》《犬韬》6卷。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、周武王对话的体例展开，内容涉及政道、谋略、治军、战术、装备等诸多领域，思想富赡，逻辑缜密，集中展现了古代军事思想精华。

《六韬》构建了一套以民心为根基、以国力为支撑，最终指向“全胜不斗”的完整军政理论体系。它以“道之所在，天下归之”为核心纲领，主张先顺民心、聚共识，在不引发剧烈动荡的前提下稳步积蓄自身实力，待根基稳固后再顺势完成天下治理的目标。为达成“国安”“民不虑”的长治久安局面，书中特别强调要统筹把控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这三大关乎国计民生的“三宝”，通过三者的协调均衡发展筑牢经济底盘，为国家稳定运行与综合实力持续提升提供坚实支撑。在《武韬·发启》中，它系统阐发了“全胜不斗，大兵无创”的心理战略思想，提出只要能推动天下人心感相通、好恶相同，就能实现无需出动军队便取胜、不依赖攻坚器械便破敌、不靠深沟高垒便稳固防守的理想局面。这套看似玄妙的“全胜”战略并非遥不可及，完全有可落地的实践路径：既要“修德以下贤”，以礼贤下士的姿态打通上下连通的渠道，让切实体察民情实情；也要“惠民以观天道”，通过施惠于民顺应天下大势，一

步逐步将“不战而胜”的目标转化为现实。

围绕治军核心目标，《六韬》明确提出“凡兵之道，莫过乎一”的核心原则，着重强调军队必须建立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体系，避免号令不一、行动散乱。在《龙韬·选将》中，作者阐述了选拔将领的标准、考察方法与关键注意事项，主张通过多维度的实地考察鉴别人才，筛除名实不符的庸劣之辈。

《六韬》的战术思想是对先秦时期实战经验的系统总结，强调用兵需要做到机动灵活，而且善用示形动敌之法，一旦捕捉战机便果断出击，切勿犹豫不决。书中不仅详细探讨了遭遇战、运动战、袭击战、突围战等多种实战战法，还专门阐释了四武冲阵、鸟云之阵等多种作战阵型，逐一分析了部队在不同地形条件下宿营、作战的核心注意事项，更对步兵、骑兵、车兵等各兵种的作战特性与运用方式做了深入拆解。在此基础上，《六韬》系统探讨了不同兵种间的协同配合机制，形成了先秦时期成熟的早期合同战术体系。

《六韬》沉淀的千年治军智慧，至今仍能为新时代强军兴军提供宝贵的历史镜鉴。书中“凡兵之道，莫过乎一”的核心原则，与我们坚持确保全军令行禁止的优良传统一脉相通；其对待育才、多兵种协同作战的系统思考，也为今天锻造新型军事人才体系、提升联合作战能力提供了传统智慧的参照。而它贯穿始终的“以民为本、不战止战”的战略内核，更深刻呼应着我们以强军支撑强国、以实力守护和平的坚定追求，让这份跨越千年的兵学精华，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持续焕发生机。